晚清驻台总兵吴光亮“飞虎军”考释

付诗云

(暨南大学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吴光亮为晚清粤籍名将，后官至台湾镇总兵，同治十三年牡丹社事件后，奉命渡台参与开山抚番与乙未抗日，其直辖队伍号称"飞虎军"。旧地方志多称飞虎军系吴氏在江西赣标中营“独树一帜”所创，但钩稽《英德县续志》、《江西通志》、《清实录》及耆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奏折，对这一成说加以辨证后，发现“飞虎军”之名早在吴光亮成军之前便已出现，且与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据此厘清了吴光亮“飞虎军”的名称由来与流变轨迹，以期补正咸同勇营史研究中偏重湘淮、轻视粤勇与其他勇营之偏。

关键词：吴光亮；飞虎军；遮克敦布；康国器；粤勇

DOI：doi.org/10.70693/202610178760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Flying Tiger Army" of Wu Guangliang,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Taiwan Garris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u Shiyun

Department of Histor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 China

Abstract: Wu Guangliang was a celebrated Cantonese general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o eventually rose to the post of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Taiwan garrison. After the Mudan Incident in the thirteenth year of the Tongzhi reign (1874), he was ordered to cross the strait to Taiwan to take part in the opening of the mountains and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Kaishan Fufan), as well as in the anti-Japanese resistance of 1895; the troops under his direct command were known as the "Flying Tiger Army." The received view, recorded in older local gazetteers, holds that the Flying Tiger Army was created single-handedly by Wu in the Central Battalion of the Jiangxi garrison (Ganbiao Zhongying). By collating the Continued Gazetteer of Yingde County, the General Gazetteer of Jiangxi,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the Qing, and the memorials of Qiling, Zeng Guofan, Zuo Zongtang and others,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at conventional account and finds that the name "Flying Tiger Army" had already appeared before Wu formed his own troops and wa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im.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clarifies the origin of the name of Wu Guangliang's "Flying Tiger Army" and the trajectory of its changes, in the hope of redressing the bias in studies of the yongying (local militia corps) system of the Xianfeng and Tongzhi reigns, which have focused overwhelmingly on the Hunan Army and the Huai Army while neglecting Cantonese braves (Yueyong) and other regional corps.

Keywords: Wu Guangliang; Flying Tiger Army; Zhekedunbu; Kang Guoqi; Cantonese braves

作者简介：付诗云（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通讯作者：付诗云

吴光亮在太平天国时期从江西发迹，在江西期间先跟随的是遮克敦布，其后在康国器麾下奔赴浙江、福建、广东战场，参与对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的追剿，在多次战役中凭借自身过硬的作战能力和统兵能力、在战场上的随机应变与临危不惧，从康国器手下一路晋升为总兵，其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征战经历与展现的能力为日后赴台开山抚番、管理台湾事务、开发台湾打下了坚实基础。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东南诸省，清廷经制的八旗、绿营兵不堪一战，地方团练与勇营武装顺势崛起，成为晚清军事体系转型的核心载体。在咸同年间遍地而起的勇营序列中，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是历史上声名赫赫的勇营，也是广大学者乐于研究的。对咸同年间勇营制度的研究，以对湘军、淮军的研究为开端，从近代开始，勇营军史中关于湘淮军的论文专著数不胜数，但有关其他勇营几乎是完全忽视。[1]因此，笔者尝试以吴光亮所创建的粤勇序列“飞虎军”出发，希望能够对这一时期除湘淮二军之外的其他勇营研究有所推进。

一、吴光亮早期从军经历与“飞虎军”的起源线索

吴光亮作为粤籍人士，江西却是他的军旅开端，这实际上值得探讨。据《英德县志》所载，“吴光亮因为家境贫寒只读过两年书，后跟随伯父在罗姓富户做工，因受尽凌辱使其自愿投军，效力江西赣标中营”[2]。吴光亮生于 1834 年，据《英德县续志》记载其“年十八从戎”[3]，大概是咸丰元年至咸丰二年这段时间，刚好是太平天国兴起时期。再，地方志所记由吴光亮一手创建的“飞虎军”，于江西赣标中营成军，历经太平天国时期在赣浙闽粤数省征战，后又在台湾开山抚番、中法台海筹防、甲午乙未抗日保台等重大历史事件多次出现。尽管后期“飞虎军”与吴光亮的联系相当紧密，在征剿太平天国期间却有待进一步考证其名称与来历。

鉴于吴光亮最早出现在江西省与太平天国有关的相关史料中，且其从军年纪与太平天国兴起时间极为接近，这里有必要先提及太平天国起义缘起和朝廷及江西省内官兵的应对之策。清政府的官方文书中首次出现与太平天国起义运动相关的文件是 1850 年 12 月 8 日广西巡抚郑祖琛上奏“查桂平县属之金田村、白沙、大洋，并平南县属之鹏化、花洲一带及郁林州属，现据该州县禀报，均有匪徒纠聚，人数众多。”[4]这一文件中首次提到了金田村，洪秀全等人开始出现在清朝官员的视野中。1851 年 1 月，太平天国起义开始在广西金田爆发，李星沅在奏折中提及“广西贼势披猖，各自为党，如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上帝会），擅贴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5]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于咸丰二年下半年，从广西突进湖南。江西与湖南毗邻，因而江西省防守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清代江西不设八旗只设绿营，且绿营的数量不多。此时出现了太平天国时期的办团高潮，江西属于第一批办团练勇的省份。但实际上，江西所办的团练以及本身的绿营战斗力尚不足以抵抗太平军的进攻。于是受咸丰帝上谕，曾国藩率湘军出征，湘军作为国家经制之军以外的一支武装力量，在各省份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声名显著，江西是其东征的第一站，1854-1857 年是曾国藩坐镇江西期间，其湘军在江西与当地团练勇营对太平军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延缓了太平军的进攻步伐。除湘军以外，曾国藩在江西期间还说服了原扬河通判刘于浔按照湘军营制建立了江军水师作为亲湘友军，以期湘军与江西当地军队共同配合，因为湘军所需军费还需江西供给。该时间段太平天国兴起及江西省内的背景大致如上所述。

地方志记载，吴光亮于咸丰元年从军，“投效江西赣标中营，所向有功。主将遮拉布材之，命募壮士，独树一帜，名飞虎军。进克万安、雩都、信丰、安远、永定县、吉安府等城，军声大振。”[6]这是《英德县续志》中有关吴光亮率领的“飞虎军”建立的相关记载。首先值得商榷的是，在其他史料中实际上没有再出现“遮拉布”其人，鉴于《英德县续志》是民国二十年的铅印本，可能存在误记，实际上该主将应当是遮克敦布。“遮克敦布，字景和，蒙古正红旗人，二甲一名武进士，咸丰三年任南赣镇中营游击。”[7]遮克敦布是道光二十年的二甲武进士，外放后到江西，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两江总督陆建瀛会同署理江西巡抚陆元烺奏请将遮克敦布升为江西赣标中营游击，“谨查有调补临江营都司遮克敦布，年三十九岁，正红旗蒙古瑞森佐领下人，由护军中式武进士，授职三等侍卫，选补横冈营都司。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到任。对调今职，防堵粤东游匪案内奏。”[8]后升授为江西抚标中军参将，咸丰八年十月五日担任贵州威宁镇总兵官，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日署正白旗汉军副都统，咸丰十

一年冬管神机营事，后前往直隶、山东交界地会同道员王榕吉接办防务追剿捻军。在江西期间，遮克敦布先后参与了赣州、万安、吉安、乐安等地的攻防战事，是咸丰年间赣南清军的重要统兵将领之一。清楚了吴光亮在江西最先所投效的主将之后，对于吴光亮来到江西参军的原因可做如下推测。《文宗实录》中于咸丰元年二月十五日记载:

谕内阁，陆元烺奏防堵情形等语。江西南赣各属，多与粤省毗连，经该署抚派委赣南道黄乐之、赣州府知府周玉衡、候补道蒋启敭等、带领弁兵，分路防守。上年十二月间，有广东英德等县匪徒，乘夜明火持械。直扑定南之龙子岭。被都司遮克敦布等开炮击退。又有匪徒窜至龙南之芳竹岭。经都司安勇（南赣镇中营游击）等开炮击伤贼首数人，捡获匪党五名，并据周玉衡等先后禀获匪犯三十名，防堵尚属认真。[9]

从此看出，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至咸丰元年二月这段时间，遮克敦布与吴光亮的交集或许是从这一战开始产生的，遮克敦布时任横冈营都司，驻扎于定南县（定南县隶属于江西省赣州市，位于江西省最南端，距离广东英德近两百多公里）。不过，有关于广东英德匪徒之事，江西布政使陆元烺（署理江西巡抚）早在道光三十年十月初十日奏报“广东英、清等县有游匪聚众滋事。当因赣南各属多与粤省毗连，即经飞饬各该府转饬各县会营，选带兵役，在于交界扼要处所严密堵拿。”[10]且《文宗实录》在道光三十年十月十三日记录:

谕军机大臣等，陆建瀛奏，江西吉南赣道黄乐之、南赣镇总兵德坤禀报，探闻广东游匪屯聚佛冈厅属之高冈墟等处，有奔窜江西长甯县一带之信。该督已飞饬该镇道，遴派勇干员弁，酌带兵役，以截拏私枭为名，盘诘弹压。等语。广东英德匪徒滋事，前已有旨，令江西等省并力堵截。兹据查明，定南厅等处接壤之区，处处可通，且大庾岭界连南雄，尤为扼要，自应严防，以杜窜逸。[11]

道光三十年末至咸丰元年初，恰好有广东英德、清远等匪徒聚众滋事且流窜到江西南赣各县，此时间段如前所述正好是吴光亮从军大致年份。不过，“匪徒”是由江西布政使陆元烺、两江总督陆建瀛所代表的清政府所给予的称呼，此时与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爆发时间恰好吻合，或许可以推测吴光亮最开始并非来江西投军，而是作为金田起义的先声，在广东及江西呼应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作为广东花县人与同乡冯云山最初是计划在广东北部和西北部进行传教，英德位于广东省中北部自然也被纳入传教的范围内。不过在广东地区的传教开始于 1844 年 4 月，随后马上去往广西浔州府传教，在广东的传教活动持续时间很短，且收效甚微，很难说吴光亮是否受到了洪秀全布道的影响才在道光末年起事。据上述官方文书记载，当地官员防堵粤匪情形得力，吴光亮被周玉衡等剿获，此时的遮克敦布任职横冈营都司，吴光亮被俘获后进入遮克敦布的麾下为其效力。

二、从遮克敦布到吴光亮：“飞虎军”的归属

有关“飞虎军”归属的问题，目前看来说指代问题更为恰当。我们往常所跟随的说法一直是“吴光亮因能力的出众受到主将的重视，于是命他招募壮士成军”，这就是独树一帜的“飞虎军”，在这样的叙述当中，“飞虎军”这支军队应当独属于吴光亮，其构成人员也应当都是吴光亮所招募的壮士。尽管地方志中并没有说明其成军的最早时间，但吴光亮应当先做出功绩得到主将的重视，才能有机会招募军队，但这其中的过程地方志也几乎隐去不表，使得飞虎军与吴光亮的关系在这个阶段实际上并不亲密。事实上，在江西的地方志中有关于飞虎军归属的其他说法，有关遮克敦布的履历这样记载：“遮克敦布，由横冈营都司任赣镇中营游击，统领飞虎营，与士卒同甘苦，身历战阵”[12]，明确表示了统领飞虎营的将领为遮克敦布，且在各类地方志、奏折中“遮克敦布率飞虎军……”也不断出现；耆龄上奏“遮克敦布督同升用都司蓝玫等率领飞虎营及赣潮各勇……”[13]、《赣州府志》中克复雩都城“咸丰八年正月，贵州镇总兵遮克敦布统飞虎军及义勇韩字营……”[14]、曾国藩奏折“商令遮克敦布之飞虎勇、署南安府周汝筠之练勇，会同赣勇，先行诱贼出巢，楚军偃旗息鼓以待”[15]；可见在吴光亮创办飞虎军前，遮克敦布就已经有了自己的飞虎军，那么《英德县续志》所说的吴光亮在江西期间创办的飞虎军实际上很有歧义：这支军队是吴光亮所属还是吴光亮的主将遮克敦布所属？以及该飞虎军的人员构成是由吴光亮选拔的粤勇还是江西当地的江军？

“吴光亮与其飞虎军”在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而吴光亮的弟弟吴光忠在咸丰八年亦投效江西飞虎军营，并随之征讨江、浙、闽、粤诸省。据民国《英德县续志》记吴光亮在江西所经之处：“进克万安、雩都、信丰、安远、永定县、吉安府等城，军声

大振。”[16]吴光亮在江西所参加的进克万安、雩都、信丰、吉安等城战役，基本上是遮克敦布所走过的剿贼路线，这个时候的飞虎军如上史料所述，应由遮克敦布统领。不过就发生于咸丰十年的乐昌、仁化两城败匪回窜南雄州事件，由耆龄上奏禀报官军驰赴截击情形折中提及“江西赣标把总吴光亮率飞虎勇与关镇国德义勇渡河夹击”[17]，此时已采用“吴光亮率飞虎勇”的表述，且前缀是“江西赣标”，确实可证明地方志中其飞虎军最早于江西赣标中营成军的说法，这个时候的吴光亮担任江西赣标中营的把总（正七品）职位；再，同年发生的解围江西安远县城之役，耆龄在其上奏的奏折中将吴光亮划分为“粤军”一类，且在奏折中报告：

窃查逆匪由南雄州败，窜江西，经奴才饬令，都司方耀、千总关镇国、把总吴光亮、李廷弼率领粤军驰赴江西信丰等县追剿并咨商督臣……

奴才随严催粤军倍道前进，救援安远。九月十三日把总吴光亮率飞虎勇六百名先至安远县与江军韩字赣字两营进扎龙头墟……[18]

这里所说的“吴光亮率领粤军”和“吴光亮率飞虎勇六百名先至安远县与江军韩字、赣字营进扎”，可以说明吴光亮此时已属于粤军的行列，奏折中所提及的其他人如方耀、关镇国都是粤籍人，并且在这里把吴光亮的飞虎勇六百名与江军分开表述，可见至少这六百名飞虎勇是属于粤勇序列。鉴于此前可以证明的是飞虎军的归属是遮克敦布，查遮克敦布的履历应当与广东没有太大的联系，而遮克敦布最开始就被下放到江西，可以合理推测遮克敦布的飞虎军应属于江军序列。既如此，吴光亮的飞虎军或许应与遮克敦布的飞虎军区别开来，吴光亮最初被收编时，应属于遮克敦布麾下的飞虎军（江军序列），江西平定后没有跟随遮克敦布去往直隶山东交界地带，在耆龄（时任广东巡抚）的行文中成为了粤军的一份子，重新回到广东，那么其飞虎勇或许是在粤省进行招募，想要纪念自身从飞虎营起家，因而继续沿用了遮克敦布所统带的军队之名，这时才创建了属于自己的粤勇序列“飞虎军”，该名称也成为了吴光亮的军队名称代表。同治十三年赴台之时，吴光亮所募军勇同样称为“飞虎军”，“本镇奉募军勇，已于七月初四日足数，初七日点验。即将所募一千名，分为两营，称飞虎营左翼、右翼”[19]；又如光绪二十年募勇抗日之时，唐景崧“又征前澎湖总兵吴光亮率所部二千人，为粤军统领，名其军曰‘飞虎’”[20]，从江西到广东再到台湾，吴光亮所募军勇始终称为“飞虎军”，人员构成或许有所变化，但吴光亮作为粤籍人士，所募人士属于粤勇应当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由吴光亮亲自招募的军勇名为“飞虎军”，归属于粤勇序列。

三、吴光亮由赣入粤的军旅转折

上文明确了吴光亮与遮克敦布的关系，那么吴光亮因何机缘得以从江西回到广东参与后续的战事？首先是耆龄其人与遮克敦布有所联系。

觉罗耆龄，正黄旗人。由工部笔帖式中式道光十七年举人，升刑部主事。二十四年，升员外郎。二十五年，升郎中。二十六年，京察一等，记名以道府用。二十七年，授江西广信府知府。二十八年，调南安府，旋署建昌府。二十九年，署抚州府。三十年，署吉安府，调袁州府。咸丰三年十一月，补赣州府知府。五年七月，升吉南赣宁道。六年四月，擢布政使。七年三月，擢江西巡抚。咸丰九年九月，调广东巡抚。[21]

就其履历来看，耆龄于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九年一直待在江西，从知府一直做到江西巡抚，对江西战事极为熟悉，咸丰五年耆龄任吉南赣宁道期间和遮克敦布一同带勇前往义宁州城与湘军罗泽南互为声援[22]；咸丰五年十二月耆龄、遮克敦布二人同驻饶州[23]；至咸丰七年耆龄刚刚升任巡抚不到一年，便上奏饶州营参将遮克敦布克复万安县城，其中行文“遮克敦布亲率各营”、“均经遮克敦布激励各员弁”、“遮克敦布督率各勇迎勦鏖战多时”[24]或可看出二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咸丰九年年底耆龄调补广东巡抚、因病于咸丰十年年初赴任时，“复经奏明在赣募勇，随带来粤防剿，兹于闰三月二十六日行抵韶州府探闻下游清远等县城贼匪欲图上窜，当即暂驻郡城就近督办防剿”[25]，又“旋闻广西另股贼匪窜扰粤东清远等县，即经奴才奏明在赣招募练勇随带赴粤防剿在案，嗣经先后挑选，仅得壮勇八百余名”[26]，恰逢吴光亮家乡爆发匪乱，吴光亮属粤人，谙习形势，这或许是耆龄从遮克敦布麾下调用吴光亮的原因；又或许是吴光亮作为粤人不愿北上直东交界，因而毛遂自荐跟随新任广东巡抚来粤。

再，耆龄在江西期间任赣州府知府时，其麾下有一员粤籍将领名康国器。“康国器，广东南海人。由吏员投效军营，保以从九品选用。道光二十七年，除江西赣县巡检。咸丰二年，调乐安县巡检。四年，因吉安等属堵剿出力，巡抚陈启

迈保奖，以府经历、县丞即补。……旋因克复饶州、丰城等处汇奖，晋知县，并赏六品翎顶。七年随濬沙湖河以达临江，……八年，因克复临江府城，赏换花翎。九年，因攻安仁逆匪出力，奉旨俟候补同知后以知府升用，先换顶戴。”][27]据《南海县志》中记载：

咸丰三年，发逆陷泰和万安，踞良口乌兜以窥赣。国器曰：我官虽卑，义不可逃，毁家募勇御贼，贼不敢犯。……上书巡抚陈启迈言大计，启迈异之，命随赣守耆龄防饶。时官军未有水师，国器创造扒船三十余艘，讲求水战法。[28]

咸丰三年康国器开始招募兵勇抵御太平军进攻，并自行组建水师开始筹划水上作战。《广西布政使护理巡抚康公墓志铭》中，从康国器的任职履历来看，康于道光二十七年先任赣州桂源司巡检，驻乌兜兼管驿务；咸丰三年赣南道周玉衡令其攻乌兜和良口，克万安；后跟随赣州府知府耆龄的军队守卫饶州（今鄱阳县），开始自行训练水战；收复饶州后，曾国藩命其归属江军水师刘于浔指挥，随刘于浔攻克樟树镇；咸丰十一年，康受广东巡抚耆龄之命前往广东英德蓝山平叛；同治元年随时任闽浙总督的耆龄援浙，与湘军蒋益澧合围汤溪，自此隶属左宗棠军，左宗棠称赞其“入粤战功第一”[29]。

吴光亮和康国器渊源颇深，去往广东后跟在康国器麾下征战，康国器是为广东南海人，在江西地带两人可以算得上是同乡，康国器几乎是吴光亮的引路人，吴后来跟随康国器四处奔走平乱。左宗棠奏折中，吴光亮在太平天国时期回到广东之后的行动轨迹基本上与康国器一致，且多次出现在康国器所指挥的战役中。地方志中记载“所荐拔如吴光亮、何雄光、麦龙韬、冯南斌、赖长，皆有勇略”[30]；康公墓志铭中所言“所识拔皆名将，吴光亮、冯南斌、赖长，其尤也。”[31]这说明吴光亮前期是康国器一手提拔起来的，康国器之子康熊飞也多次与吴光亮同时出现在之后的各项战役中，可见康对吴的知遇之恩。

照《英德县续志》，吴光亮最开始应当在遮克敦布麾下，江西剿匪之事平定后，吴光亮前往广东剿匪，属于康国器麾下。有关于康国器与遮克敦布的关系可做一些推测，咸丰五年康国器跟随刘于浔军驻扎樟树镇时，恰逢陆元烺派遣遮克敦布赴樟树镇协剿，《康国器传》中“我军至，遮克敦布所统彰武军，乃国器旧部也，列队欢迎。”[32]如果就地方志来看，康与遮克敦布在前克复万安、守饶州之时就应当有所联系，在这时应当有比较好的交情，才会将自己的旧部交予他人统领。此外，陆元烺于咸丰五年十二月初一日奏报“临江贼匪窜扰樟树镇，经臣派拨赣标中营游击遮克敦布带领赣勇驰往，会同南河候补知府刘于淳（刘于浔，号于淳）等水师战船合力剿洗”[33]，也可知康国器与遮克敦布有联系。

康国器在江西已与曾国藩的湘军有交集，从浙江汤溪之战开始隶属左宗棠军；遮克敦布的姓名也多次出现在《曾国藩全集》、《左宗棠全集》中，在江西各项战役期间与曾国荃、罗泽南、周凤山、彭玉麟共同作战剿匪，与湘系的关系极为密切；而耆龄不论在江西任职期间，还是任广东巡抚期间（来粤前与湖南巡抚骆秉章商议拟招募湖南湘勇未[34]），抑或是任闽浙总督期间，都与湘军或是湘系人物有所联系，此三人又与吴光亮的联系颇深，这可能也是吴光亮后续经历中始终与湘系人物脱不开关系的原因，不过吴光亮不论是在江西、浙江还是台湾，应当始终游离于湘军体系之外。

咸丰十一年，康国器受耆龄所调来到广东英德蓝山平定梁柱等人，《韶州府志》记：

柱以悍党守要隘，兵莫敢攻。五月十二日，有何勇数十宵突其隘，贼方酣卧，各刃数贼，斩首百余级，余贼奔告。柱股栗欲遁。适候补道康国器遣飞虎营吴光亮等由阳山下攻其后。十三日大破之，直捣其巢，陈才、潘赤、古练、四虎等皆就擒，俘斩无算。柱逃匿黄花、黑岩，嗣到勒总兵营投诚。耆中丞以其屡叛，置之法。蓝山平。[35]

该县志中的行文“候补道康国器遣飞虎营吴光亮等由阳山下攻英德蓝山贼巢后路”也很有歧义，从前文奏折来看，吴光亮与飞虎军的关系一般是“吴光亮率飞虎营”，是“吴光亮”在前，“飞虎营”在后；而此处记“飞虎营”和“吴光亮”的顺序却完全相反，或可理解为“飞虎营的吴光亮”而不是“吴光亮的飞虎营”。不过耆龄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折中提及“七月二十六日，康国器帖临藻，派都司吴光亮率飞虎勇进扎赫岩寨左”、“十一日，飞虎勇连开大炮轰坍庙墙，吴光亮率勇首先抢入”等语[36]证明吴光亮与飞虎军的关系。再者，《清实录》中亦记载：

谕内阁、耆龄奏，官军攻破蓝山各贼寨、歼毙首逆、地方肃清一折。广东蓝山逆匪被击后，窜踞赫岩寨等处，意图抗拒。上年七月闲，经耆龄派令知府康国器等率勇进勦，先将寨前神庙炮

台蹋毁，杀贼无算。都司吴光亮乘势移营进逼贼巢，施放火箭，寨内火起，贼众惊溃，歼毙不计其数。[37]

此处“吴光亮乘势移营”移的应当是飞虎营，可能是《韶州府志》误记，飞虎营确是不只有吴光亮的飞虎营，不过此处平定英德蓝山的飞虎营统领即是吴光亮无误。

吴光亮从江西赣标中营发迹，跟随遮克敦布奔走江西，隶属于遮克敦布的飞虎军，此时遮克敦布的军队属于江军序列。在遮克敦布调往平捻时，没有跟随其前往直隶山东交界处，而是创建了属于自己的“飞虎军”并招募粤勇，这个时候归属于吴光亮的“飞虎军”自然属于粤勇序列。吴将其带往广东，隶属于康国器麾下，之后又去往浙江、福建等地勦灭太平军余部。吴光亮在后续赴台开山抚番、募勇抗日时期一直沿用该名招募兵勇，其军队始终称作“飞虎军”，或许是想要纪念自己最初投效的军营，而“飞虎军”也因此与吴光亮紧密联系。

四、结语

通过对《清实录》及耆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奏折与相关地方志的梳理，可以发现，吴光亮“飞虎军”的起源与归属问题，较之既有记载更为复杂。传统说法多将飞虎军视为吴光亮在江西赣标中营时期独立创建的军队，但相关史料表明，吴光亮从军之初所隶属的主将遮克敦布，早已统领飞虎营参与江西各地的军事行动。因此，考察“飞虎军”的历史，不能仅依据地方志中“独树一帜”的记载便将其创建时间、统领关系与人员构成一概归于吴光亮，而应结合不同史料的记载，对其名称的使用及军队归属作进一步辨析。

综合现有材料，吴光亮早期应曾隶属于遮克敦布所统领的飞虎军，其后由江西转赴广东，进入康国器麾下，逐渐成长为粤勇中的重要将领。至于吴光亮何时开始独立招募兵勇，以及其所部飞虎军的具体成军时间，现存史料尚不足以作出完全确定的判断。不过，咸丰十年耆龄奏折中关于吴光亮率领飞虎勇驰援安远、与江军分营作战的记载，已显示其所部与江西地方军队之间存在区别。由此推测，吴光亮可能是在转入广东战场后，重新招募粤勇，并沿用早期所隶飞虎营之名，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飞虎军”。这一名称此后又延续至其赴台开山抚番及甲午、乙未时期的军事活动之中，成为吴光亮及其所部的重要标识。

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看，吴光亮的军旅经历反映了晚清勇营在战事迁转与将领流动中的复杂面貌。其早年活动于江西赣标及相关勇营体系，继而随康国器转战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后又率部赴台，其军事经历与湘系人物及相关军事力量虽有密切联系，却不能因此简单地将其归入湘军系统。军队名称的延续，并不必然意味着其人员构成与组织归属始终不变；对具体将领与军队关系的考察，亦须置于不同阶段的军事环境之中加以理解。

就个案而言，本文厘清了“飞虎军”名称的由来与流变轨迹，纠正了方志成说之误，也揭示出晚清勇营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营号往往随统带者的隶属转移与军队再编而变更归属，不能径以将领与营号常相伴随，即推断其初创时的归属与营伍性质。就宏观而言，吴光亮及其“飞虎军”为观察咸同年间湘淮之外的勇营生态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窗口。粤勇虽声名不及湘淮，却活跃于赣、浙、闽、粤诸省战场，又延及台湾防务，其来源、编制与归属自成体系；吴光亮本人虽与湘系人物交往密切，却始终游离于湘军体系之外，正可见咸同军事格局中粤勇的独特位置。因此，对吴光亮“飞虎军”的考释，不仅有助于厘清吴光亮早期从军、由赣入粤及其后赴台的军事经历，也为认识晚清粤勇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具体个案。通过进一步发掘档案、奏折与地方文献，辨析不同勇营之间的统属关系及其演变，或可更全面地理解晚清军事力量的组织形态与运行机制，并推进对湘、淮军以外地方军事力量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龙盛运.咸同勇营军研究偏荣偏枯倾向试论[J].近代史研究,2001,(5):177-198.

[2]英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英德县志[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907.

[3][6][16]邓士芬修,凌鹤书,黄佛颐纂.（民国）英德县续志:卷 10,列传中[G]//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韶州府部:第 11 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509.

[4][5]夏春涛.太平天国再评价——金田起义 170 周年之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2021,(7):186-203+208.

[7]刘坤一等修,刘绎,赵之谦等纂.（光绪）江西通志:卷 19,职官表二十一.23.

[8]陆建瀛.奏请以遮克敦布升赣标中营游击由（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A].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档号 085663.

[9]文宗实录:卷 27[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389.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陆元烺奏报赣粤交界扼要处所调派官兵防堵情形折[G]//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 1 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74-75.

[11]文宗实录:卷 19[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277.

[12]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同治)赣州府志:卷 45,武名宦[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838.

[13][24]耆龄.奏为参将遮克敦布进攻万安逆匪节节剿洗克复县城恭摺由(无具奏日期)[A].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档号 003116.

[14]魏瀛等修,钟音鸿等纂.(同治)赣州府志:卷 33,武事[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610.

[15]曾国藩.信丰解围并调萧启江军赴吉安援应湖南折(咸丰九年二月二十八日)[M]//曾国藩全集:奏稿二.长沙:岳麓书社,2011:321.

[17]耆龄.奏为败匪窜扑南雄分路截击获胜并调派兵勇越境追剿事(咸丰十年八月二十五日)[A].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档号 131796.

[18]耆龄.奏报粤军驰赴江西进剿窜匪获胜力解安远县城围(咸丰十年十月十八日)[A].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档号 132185.

[19]王元穉辑,夏德仪编辑.甲戌公牍钞存[M]//台湾文献丛刊:第三九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9:115-116.

[20](清)黎景嵩撰,钟启河等点校.台海思痛录[M].长沙:岳麓书社,2011:331.

[21]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第 7 册,卷 50,大臣划一传档后编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7:3946-3947.

[22]文宗实录:卷 183[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1046.

[23]文宗实录:卷 186[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1076-1077.

[24]耆龄:《奏为参将遮克敦布进攻万安逆匪节节剿洗克复县城恭摺由》(无具奏日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档号 003116。

[25]耆龄.奏报行抵韶州接印任事日期并谢天恩(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二日)[A].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档号 131198.

[26][34]耆龄.奏报暂驻韶郡督办清远等县防剿事宜(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五日)[A].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档号 131209.

[27]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第 8 册,卷 62,已纂未进大臣传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7:4899.

[28][32]郑荣等修,桂坫等纂.(宣统)南海县志:卷 16,列传[G]//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 14 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396.

[29]左宗棠.已故藩司战功卓著恳恩议恤并将事绩宣付使馆立传折(光绪十一年正月二十五日)[M]//左宗棠全集:奏稿八.长沙:岳麓书社,2014:512.

[30]郑荣等修,桂坫等纂.(宣统)南海县志:卷 16,列传[G]//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 14 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399.

[31]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汇编》[G].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14265.

[32]郑荣等修,桂坫等纂:(宣统)《南海县志》卷 16《列传》,《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第 14 册,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 年,第 396 页。

[3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陆元烺奏报遮克敦布等于樟树合剿获胜等情片[G]//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 18 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35.

[34]耆龄:《奏报暂驻韶郡督办清远等县防剿事宜》(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五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档号 131209。

[35]林述训等修,单兴诗,欧樾华等纂.同治韶州府志:卷 24,武备略[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6:490.

[36]耆龄.奏报搜捕蓝山余匪攻破各寨歼捻积寇地面肃清现筹布置巡防情形(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A].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档,档号 133930.

[37]穆宗实录:卷 16[M]//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452.